此处谁人不识君

——女作家钱国丹印象

■俞　海

钱国丹油画肖像

不久前，在家突然接到一个长途电话，是国丹从椒江打过来的。她说在网上看到我的一篇关于莫言获奖的文章，里面提到她早年在《玉海》杂志上发的一篇小说《为失踪了的小提琴手》，正好过几天省作协要在椒江市召开关于她的小说研讨会，问我能不能参加，顺便把那篇小说复印一份带给她，因为她没有底稿、也早已不记得这篇文章的内容了。

几天后，我约了我的老同学、也是国丹初中时的语文老师郑建国一起同行，一来为她的研讨会助助兴，二来也趁这秋高雁飞的好天气出去散散心。想不到主办研讨会的台州市文联居然正儿八经地把我俩列入嘉宾的名单，而且冠上“钱国丹的启蒙老师”的头衔，还特地在会上介绍“示众”，让我的老脸足足红了半个多时辰。

其实，国丹虽是我的学生，我却没有正式教过她，她在瑞安机械工业学校机631班读书时，教她这个班语文的是宋维远先生。不过，她从乐清到瑞安来读书倒是我一手操办的。因为我和郑建国是少年朋友加亲戚，关系非同一般，而国丹则是建国的“爱徒”，帮老朋友的“爱徒”一点小忙，又不用“两肋插刀”，那是理所当然，算得了什么呢？

国丹给我的最初印象是个扎着两根长辫子的漂亮女孩，有一双大大的会说话的眼睛。她刚初中毕业，因家庭成份“高”，不得不离乡背井到邻县瑞安求学，算是曲线救“国”吧。入校后她被编入唯一的中专班。我当时担任另外一个班级的班主任，而且不久就去杭州工学院进修了，待我两年进修完毕回校，学校已经面临精简下放的困境。1962年春天，国丹所在的机631班，没有等到毕业就被精简掉了。她是怎么走的，我也不知道。在那些风雨飘摇的日子里，彼此好像没有再见面，仅仅在与同事们的闲谈中听说国丹在学校表现很出色，而且有“校花”之誉，仅此而已。

最终，这座曾经全国有名的技工学校没有逃脱被撤销的厄运，师生们各奔西东，为生计和出路而奔波而忙碌，我和国丹也一样，彼此淹没在茫茫人海中，从未再联系过。

一直到1984年，我调入瑞安文联以后，听说她也在写作，还在辽宁的《鸭绿江》上发了小说，就向她约稿，并在当年创办的《玉海》杂志第1期上发了她的散文《北麂之行》。这篇散文其实很有特色，与其说是一篇散文，倒不如说是一篇用第一人称写的小说，表现出她善于讲故事的天赋。随后我又发了她的小说《为失踪了小提琴手》。再后来，听说她调到椒江市文联工作，还当上了副主席，真为她高兴。经受20年的磨难，终成正果嘛。

记得1991年，她还来过一信，告诉我她获得了1985——1989年度“浙江作家奖”，不过，很快就大病了一场。我回信告诉她：祸福相倚，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可太要强了。明知正在风头上的她，很难听得进去，只能是说说而已，但还是不由自主地说了，不知她见怪了没有。这以后，彼此都忙于本职工作，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2年12月，在杭州举行的浙江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我们终于有了40年后第一次重逢的机会。这时，我早已退休，她也五十开外了。

那天，我们在宾馆的过道上不期而遇，在我的记忆中，她好像穿一件蓝色的长大衣，正和另一批同行边说边走。尽管无情的岁月早已改变了彼此的模样，但是，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我，跑过来紧紧拉住我的手，问了许多当年学校解散后的事，并没有我想象中那种中年得志的傲气。因为大家都忙，不便久谈，交谈片刻后就分手了。

又是十年弹指过。今天，作为研讨会主角的钱国丹，早已是享誉全国文坛的知名女作家，又是中国庄重文学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的得主，她的小说，多年来颇得各种选刊的青睐，可以说是功成名就、春风得意了。特别是这次颇为隆重的研讨会上，冠盖如云，名人咸集，与会者对她的作品更是赞誉有加，而她居然平淡如故，不骄不矜，对我们两个老头子执弟子之礼甚恭，弄得我们怪不好意思的。如果说她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谈吐之间更多了一些“大家”的风范。尤其是她在研讨会最后作的答谢词，非常低调谦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说：“我是个姗姗来迟的作者，我12岁开始写作，投稿，在文学道路上踽踽独行了27年后，才得以在辽宁的《鸭绿江》杂志上发表处女作。我想为这个社会的健康、和谐和发展，尽我的一点点绵薄之力。”可见她仍然把自己放在一个普通作者的位置上。

她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没有丝毫的做作。这正是国丹难能可贵的地方。

诗意照片

■金　洁

我喜欢拍照，不光外出旅游时总不忘带上相机记录旅途美景，平时还会有事没事去影楼拍上几张艺术照，自我欣赏自我陶醉，并美其名曰此乃热爱生活也。受我的影响，老公也渐渐喜欢上拍照，每年的结婚纪念日，我们都会郑重其事合影留念。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我们的照片，我也自然将照片的欣赏功能发挥到极致，最直接的亮相平台当然就是手机屏幕了。

我的手机屏幕上是我和老公的结婚纪念照，照片上的我们虽然都戴着眼镜，但笑容灿烂，老公两手交叉平放于胸前，我的双手恰到好处地搭在老公肩上。将这样一张情侣合影置于手机屏幕，无意作秀，只想为平淡的生活增添情趣。

闲来无事，我喜欢像年轻人一样把玩手机。一打开手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们的这张合影。心情愉悦时，我会对着照片静静地欣赏，默默回想我们一路走来的如歌岁月，感谢上苍赐予我这样一个平凡女子以善良和幸福；心情烦闷时，我会注视着照片，试图从照片背后的故事中找到心灵慰藉，感知生活的本真与无奈，放下过多欲望，人生际遇于是变得云淡风轻。

自从找到这份乐趣后，我也把这张合影置于老公的手机屏幕，这样一来，一黑一白两部“苹果”手机变成名副其实的“情侣机”。此举不属“武装侵略”，旨在让老公同享照片快乐。当我拿过老公手机进行“墙纸设置”操作时，他没有拒绝，操作完毕拿给他过目时，他也没有赞许或喜形于色，前前后后都是一副听之任之完全无所谓的架势。这很符合他的个性，在他看来，这一举动多少带点浪漫色彩，这个性情内敛的男人是不会轻易表露态度的。不过我知道，潜移默化也好，爱屋及乌也罢，至少他是从内心里喜欢的。

有一次，老公跟我说起了这张照片。那是大家在一起吃饭时，老公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旁边的朋友很自然地看到了我们这张合影，于是纷纷赞叹照片拍得真好，并感慨老公有情调。我听了，不可置否一笑，心里竟有一点暖暖的幸福。还有一次，我应邀到老公单位有事，当老公把我介绍给大家时，他的很多同事都说早就认识我了，我一时不解，他们说是从老公手机屏幕照片上认识我的。其中有个同事还向我透露说，那天大家善意起哄，说老公还拿情侣照包装手机耍浪漫，老公讪讪地说：“都是金老师给弄的，我对这些操作不内行，想换也换不掉呢。”哈哈，我给弄的是真，想换也换不掉是假，再怎么菜鸟也不至于如此吧？就当顺水推舟接受我刻意营造的浪漫也未尝不可嘛，我不禁暗自得意。

喧嚣的红尘中，如果生活可以因为一张美丽的照片而充满诗意，何乐而不为？

上望往事 16

一个铜勺引发的“血案”

■蔡桂旭

小时候我们总是用家里的废铜废铁、废塑料、鸡鸭毛、鸡肫皮、废纸等，换取走街串巷的“兑糖客”挑着的麦芽糖。问题是这些废旧总是有限，于是个别“败家子”会做出蠢事——把自家正处于使用期、还是完好的家庭生活用品偷出去兑糖。

“烂头儿”有一天就犯了一个这样的错误——那天脑筋昏了，把家里八成新的、舀粥用的铜勺子偷出去兑糖了！

1983年春天某日上午，阳光明媚，空气中弥漫着甜甜的麦香。“烂头儿”一大早就“口丝冷淡”，挠头在想等会儿拿啥兑糖哩？一边贼眼溜溜，一边把“烂头”上挠下来的虱子“啪”一声用右手拇指指甲在窗沿上就地正法。

此时他根本就想不到，一场悲剧正悄悄向他逼近，而他正是主角。

上午10时左右，我们几个“鼻涕塌”朋友正在玩游戏，“叮叮当、叮叮当，猪头骨破布末……鸡肫皮鸭毛……旧铜旧铁……破塑料硬板纸……兑糖儿嘞！”隐隐约约，远处传来兑糖客“生胡佬”抑扬顿挫、悠扬悦耳的吆喝声。一瞬间，我们纷纷起身回屋翻箱倒柜——寻找一切可用于交换麦芽糖的东西。等“生胡佬”一到道坦，我们已经各自找到东西飞向兑糖客了：“鼻涕塔”拿的是向他妈死缠烂打讨来的旧凉鞋，强仔拿的是他爸化工厂捡来的一块旧铜条，棉仔家里早上刚杀了鸡，鸡毛拔下来还没干呢，就被棉仔攥在手里了，“吊眼皮”则是一大块猪头骨。

最让人起疑的是“烂头儿”——他拿来的是一个半新半旧的铜勺。“生胡佬”起先拒收，但在“生胡佬”狐疑的目光中，以及我们一群人已经在嘴巴咂咂作响的麦芽糖香的诱惑下，“烂头儿”举起右手食指对天发毒誓：“我个铜勺若是家里偷出来的天打雷劈（单下死）（猝死）。”

看着“烂头儿”的两片薄嘴唇上下翻飞，唾沫在初春的阳光中四溅，“生胡佬”犯下了一个让他一天都快快不乐的低级错误——把“烂头儿”从家里偷出来的铜勺给收进来啦！随后他给“烂头儿”敲了一块麦芽糖，“烂头儿”伸手接过，迫不及待塞进早已张开许久的嘴巴。

大约一小时后，突然，从他家传出阵阵高声怒骂：“你个败家子！把全好的铜勺偷去兑糖儿啊！我咋养了你这个（报怨仨）哦。前世过做起啊！”随后便是“烂头儿”鬼哭狼嚎般的哭叫声响彻蔡宅上空！

不用说，“烂头儿”偷铜勺事情败露，他妈从猪栏里找出“棒栏西”（竹枝条），抽打嘴角还粘着些许麦芽糖的可怜的“烂头儿”。

事情还远远没有收场。“烂头儿”由于不堪“棒栏西”的毒刑，居然夺路狂奔，一路眼泪一路哭嚎，后面他妈攥着竹枝，咬牙切齿地追打。

“烂头儿”家养了许多鸡，遍地鸡毛鸡屎，夺路狂奔的“烂头儿”可顾不了那么多了，直接从鸡群中杀出一条血路。结果，他可怕的“暴走战士”形象把他们家的鸡吓得够呛，空气中弥漫着鸡屎味，鸡毛四处飘扬。

而他妈在此次风波后最感痛心的不是铜勺，而是与一只母鸡有关——大概因为惊吓过度，第二天起这只鸡居然再也不下蛋了。任凭怎么折腾也没用，估计是患了“功能性下蛋障碍”。

“烂头儿”那天在他妈妈的追打下，一路狂奔了三里地，逃到了上望九里他外婆家，他妈才骂骂咧咧地罢休。不过事情的最终结局还算不错。那天，“烂头儿”他妈从九里回家的路上，在上望电影院旁边远远看到了“生胡佬”的兑糖儿担在村东的大榕树下停歇。她拔脚飞奔，在“生胡佬”面前一站，“指头枪”指着其鼻子一顿臭骂：“你个生胡佬，没道德，兑糖儿恁贪心，连猴头仨儿偷来的东西也要！”最后，以“生胡佬”无条件退还铜勺收场。

“烂头儿”他妈扛着“棒栏西”雄赳赳气昂昂回到家，对着随后被送回来的儿子又是一顿恐吓：“再偷，再偷祖婆娘用钢丝钳把你的尖嘴夹起来！再用针缝起来！”

哎，为了吃点麦芽糖，“烂头儿”差点要被弄上个满清十大酷刑啊！

电话：65818090
电子信箱：941222480@qq.com